

都说临泽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有史明确记载,说“文化底蕴深厚”,“底”在何处?“蕴”从何来?“深”有多深?“厚”有多厚?似乎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徘徊在“三街六巷”中,寻寻觅觅,想从那些砖雕门楼里寻找文化遗存的蛛丝马迹。

我工作单位在新镇区,生活在老街道,每天穿行于两种时空之中,越发感觉老街巷的特别:“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就像一首韵味无穷的格律诗。也许是因为它的阅历,也许是因为它的沧桑,它显得很深沉,不会像新区那样花枝招展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倒是从它身边走过后,忍不住回眸顾盼,以至于探秘挖究的心态让我一次又一次寻踪而来,而心中的疑惑也随之一点点地解开。临泽前河后身有条街,东起泰山庙,西抵老菜场,长约1.3公里,宽约3米,今叫“生产街”,古时名为“学士巷”,是全镇东西向最长的一条街。临泽古县衙衙门建于街的东头,古县衙东是城隍庙,古县衙西即为文教区,私塾、教馆多设于这一段。“学士巷”因上世纪五十年代街上办了几家工厂、“文革”时期“抓革命、促生产”而改名。这条古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学士巷”得名,与乔竦当年主讲于菱川书院有关。北宋初年,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国家“重文治”、“兴文教”,重视程朱理学的宣扬,全国各地兴起办书院热潮,临泽人乔竦居祖此巷,他饱读诗书,为大教育家,设教馆取名“菱川书院”,教授乡里,倡明孔孟之道,学生遍及高邮内外,时间长达几十年,他所培养的学生学识超群,品行端正。据《高邮州志》记载:“一时淮南数千里间,其视高邮若齐鲁。”当时高邮文人的领军人物孙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孙觉为政为文均有建树,后来擢升至龙图阁大学士。乔竦之子乔执中,更是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成长,入朝官至吏部侍郎,著有《周易说》、《诗文》等40多卷。当时政坛、文坛的重量级人物王安石、苏轼对乔执中都比较赏识。孙觉、乔执中与秦观一起,被列为高邮“三贤”。相传王安石曾慕名遣子来临泽游学。乔氏父子文章道德名誉淮南,乔竦以及他的学生们的成就让镇上人感到光荣,因他住在此巷且“菱川书院”设在此巷,因此便称此巷为“学士巷”。

学士巷南为临泽有名的前河,穿镇而过,与学士巷形成了小镇上最优美的人文自然环境。几百年来,这里流传出许多“耕读诗书、训育后人”的佳话,形成了“小桥流水遍庭户,卵巷古院茂诗文”的文化之风。到清代晚期民国初年,这条巷内又形成了韦、叶、冯、车四大书香门第,四户人家坐落在一起,韦家、冯家住在巷南,叶家、车家住在巷北。在

我知道
你已不再年少
小小葡萄让你
不辞辛劳
都知道
界首人都知道
连标葡萄园终于迎来了回报

没想到
你的连标葡萄

连标葡萄园园歌
□ 陈石奇
谁不追求事业圆满成功,
谁不向往生活惬意美满。
葡萄硕果累累丰收在望,
连标奉献的是甜蜜清香。

葡萄姑娘乌溜溜的慧眼,
像珍珠玛瑙光泽鲜亮;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自豪,
葡萄大王曹连标,
勤劳致富的能手独领风骚。
运河之畔种葡萄,
夏黑、醉金香、蓝宝石,
博得金奖银奖彩旗飘飘。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倾倒,
劳动模范曹连标,
科学发展的精英志冲云霄。
生态庄园农家乐,

古巷寻根

□ 王业星

韦家的韦柏森、韦子廉祖孙两代是近百年来临泽文化、文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韦柏森写有《秦邮竹枝词》、《菱川竹枝词》二集各百首,内容涉及高邮与临泽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的风光、风土、风物、风情等诸多方面。韦子廉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琴棋书画均有较高造诣,当代作家、戏剧家汪曾祺曾师从于他,并在书法、桐城派古文方面受益匪浅,称其为“江湖满地一纯儒”。叶家的代表人物叶其蓁,是临泽最后一个举人。叶举人对官场不感兴趣,有官不做,热衷于对地方行政、教育、水利、医药等方面出谋划策,他创办了丽泽学堂(临泽小学前身)并担任堂长,他还钻研古医书,为患病百姓妙手回春,乡人称其为“儒医”。车家车绍伯,晚清秀才,善诗文、绘画,曾为安乐寺大雄宝殿撰写楹联,由韦子廉书写。其子车载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奋好学,后来参加革命进行军事斗争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著有《论老子》等。冯家子弟冯白平,为临泽唯一的一位将军级人士,至今仍健在,他从小喜文爱武,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少校军衔,国家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他笃研文史,辞章博雅,行军打仗途中作有许多荡气回肠的军旅诗篇。1983年离休后更是“挂甲从文写春秋”,创作的诗词、小说作品获得国家大奖。

以这四户为代表的近代古巷人家延续了古镇临泽崇文尚教的文化之风,为建国以来临泽文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古巷悠悠,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临泽人的苦乐哀思,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送出了一批又一批满怀抱负的年轻人。走进如今的学士巷,古巷幽通,古院仍在,古风犹存,穿行其中,专注其间,耳边仿佛还能听到1000年前从菱川书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

古巷曾有过一个儒雅的名字——“学士巷”,曾经哺育繁荣了古镇的文化,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临泽的辉煌,让多少在外游子魂牵梦绕。古巷承载了厚重的人文使命,如果说古镇是一棵大树,那她就是滋养古镇生命的一条粗壮的根系。面对古巷宛如黑白照片片般的明清建筑,我忽然想起陆放翁那句“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的,我们应该了解古巷,记住古巷,还原古巷,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古巷也应该得到新生,而且是传承历史的古典的新生,让在外牵挂的临泽人书写的不只是一段守望的情节,让为之奋斗的林泽人创作的不再是一首缺少灵魂的诗篇!

我知道
你已不再年少
小小葡萄让你
不辞辛劳
都知道
界首人都知道
连标葡萄园终于迎来了回报

没想到
你的连标葡萄

连标葡萄园园歌
□ 陈石奇
谁不追求事业圆满成功,
谁不向往生活惬意美满。
葡萄硕果累累丰收在望,
连标奉献的是甜蜜清香。

葡萄姑娘乌溜溜的慧眼,
像珍珠玛瑙光泽鲜亮;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自豪,
葡萄大王曹连标,
勤劳致富的能手独领风骚。
运河之畔种葡萄,
夏黑、醉金香、蓝宝石,
博得金奖银奖彩旗飘飘。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倾倒,
劳动模范曹连标,
科学发展的精英志冲云霄。
生态庄园农家乐,

如今的学士巷中段、中街以东,透过那几幢历经时光冲刷依旧矗立的老宅大院,看着雕马刻花的门窗,墨黑的瓦片、长满铁锈的门环,你还能闻到这四大门第昔日的书香。

韦家的韦柏森、韦子廉祖孙两代是近百年来临泽文化、文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韦柏森写有《秦邮竹枝词》、《菱川竹枝词》二集各百首,内容涉及高邮与临泽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的风光、风土、风物、风情等诸多方面。韦子廉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琴棋书画均有较高造诣,当代作家、戏剧家汪曾祺曾师从于他,并在书法、桐城派古文方面受益匪浅,称其为“江湖满地一纯儒”。叶家的代表人物叶其蓁,是临泽最后一个举人。叶举人对官场不感兴趣,有官不做,热衷于对地方行政、教育、水利、医药等方面出谋划策,他创办了丽泽学堂(临泽小学前身)并担任堂长,他还钻研古医书,为患病百姓妙手回春,乡人称其为“儒医”。车家车绍伯,晚清秀才,善诗文、绘画,曾为安乐寺大雄宝殿撰写楹联,由韦子廉书写。其子车载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奋好学,后来参加革命进行军事斗争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著有《论老子》等。冯家子弟冯白平,为临泽唯一的一位将军级人士,至今仍健在,他从小喜文爱武,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少校军衔,国家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他笃研文史,辞章博雅,行军打仗途中作有许多荡气回肠的军旅诗篇。1983年离休后更是“挂甲从文写春秋”,创作的诗词、小说作品获得国家大奖。

以这四户为代表的近代古巷人家延续了古镇临泽崇文尚教的文化之风,为建国以来临泽文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古巷悠悠,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临泽人的苦乐哀思,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送出了一批又一批满怀抱负的年轻人。走进如今的学士巷,古巷幽通,古院仍在,古风犹存,穿行其中,专注其间,耳边仿佛还能听到1000年前从菱川书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

古巷曾有过一个儒雅的名字——“学士巷”,曾经哺育繁荣了古镇的文化,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临泽的辉煌,让多少在外游子魂牵梦绕。古巷承载了厚重的人文使命,如果说古镇是一棵大树,那她就是滋养古镇生命的一条粗壮的根系。面对古巷宛如黑白照片片般的明清建筑,我忽然想起陆放翁那句“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的,我们应该了解古巷,记住古巷,还原古巷,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古巷也应该得到新生,而且是传承历史的古典的新生,让在外牵挂的临泽人书写的不只是一段守望的情节,让为之奋斗的林泽人创作的不再是一首缺少灵魂的诗篇!

啊 连标
你的心血没有白耗
你是界首人的骄傲
祝愿你的事业越来越好
连标葡萄 谁都知道
连标葡萄 谁都要要



春风的抚摸。

农业现代化啊,
你播种今日水乡的希望;
致富带路人啊,
你带领乡亲走向辉煌。

我为你歌唱,葡萄大王曹连标
□ 杨军
绿色、健康、心情好,
赢得千家万户人如潮。

啊,连标葡萄连标园,产业发展成链条,创新发展阳光道。
啊,连标葡萄连标园,激情汗水大把抛,幸福生活节节高。

童年时代,在村里常听前辈们讲,老家董潭庄上原来那条穿村而过的夹沟河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因一场无情的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自然大村烧得遍地鳞伤,当时没有先进的救火设备,村里只有传统的几架救火水龙,水龙储水少,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要靠十几个人从两端加压,产生压力,将水喷向火区,加之取水又不方便,要到一百米开外的大河里用木制水桶,靠人工一桶一桶去拎,所以才导致了那悲惨的情景。后来人们为了防微杜渐,发动群众用人工从村庄中心地带开挖出来一条河,全长约两百米,宽约三米,水深一米多,据传有年代了。

董潭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大村,人口密集,家家户户住的是土坯茅草屋,当时土坯茅草屋在我们那一带算是标志性的建筑物,茅草屋一户紧挨一户,户户相依,家家相连,墙靠墙,门对门,巷连巷,街接街,邻里之间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大难小事互相照应,劳动用具不分你我家,相互间借用,一家资源大家共享,忙时在一起劳动,闲时端着饭碗,相互间串门串门,拉拉家常,遇到谁家有好吃的饭菜,就坐下来,撮上两块,谁都不用客气,真是亲密无间。

夹沟河南北向,从南端到北头,分别架设了四座东西向的拱形桥,桥面宽要有两米,都是小青砖砌的,很有水乡特色,桥下能行船。每逢太阳落山时,夹沟河里停满了捕鱼的船和做买卖的商船。他们忙碌了一天,住下来,先上岸洗把干净澡,消除一天的疲劳,尔后到村里熟食店改善一下伙食。打上二两散装酒,切上五角钱熏烧鸭子,再买上五分钱煮熟的花生米,边喝边聊。

我对夹沟河情有独钟,记忆犹新。母亲在世时常领着我在那里,不是买根油条,就是从家里拿只鸡蛋为我兑换一个黄烧饼让我尝尝,可母亲从来舍不得吃。每次吃完,她都再三嘱咐我回家不要告诉哥哥兄弟,免得说她偏心我。

村里自从有了那条夹沟河,它吸引了不少做买卖的生意人。我初估了一下,要有二十家向外小商小贩在夹沟河两侧岸上落户,从事各种各样的买卖,从外地来的要占一小半,有卖铜铲勺子的,有补锅补碗的,有箍桶的,有卖竹席的,有卖筲箕的,有卖小百货的,还有我们本村的数十家。

最吸引全村人眼球的就要算一位中年妇女,听说她是“赚钱的锥子”,常年头上扎条花毛巾,上身穿件浅蓝色的无领上衣,下身穿条

热闹的夹沟河

□ 张纯玉

针、纽扣、牙刷、牙粉、刷锅帚子、夹发的夹子、烟斗、烟丝,再就是将整包香烟拆散了一支一支零卖。她左手拿着一只拨浪鼓,不停地她在村里走来串去,嘴里闲不住地吆喝着,“卖——小——百——货来……”据说她是临泽街上人,大家伙都叫她李大嫂,小本生意做得不丑,她是个周正人,不赚黑心钱。她卖出来的商品从不搭浆,货真价实,不过做生意有点死板,不还价,也难怪是小本经营,卖的是工夫钱。

每逢夜色降临,做买卖的人家早早地就点上了煤油灯,有的人家把马灯吊在高高的屋梁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清点商品,盘点一天买卖的收入,而后关门、打烊、扎账,最后一家人才围着桌子逸逸当坐下来吃晚饭。

我们村过去有几户人家开熏烧店,生意做得最红火的要算一位姓王的人家,他家开的熏烧店、熟食店在村里小有名气,特别是熏烧出来的野鸭子,很有特色,味道鲜、颜色美、口感细腻,吃在嘴里油汪汪的,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这家主人是痨病鬼子开药店——边吃边卖,每天晚上打烊完,他从家里货架上取一瓶半斤装高邮产的粮食白酒,又从自家熏烧摊上切点猪头肉、熏烧鸭子、一串猪大肠,外加一份苋菜梗炖豆腐,一人坐在家里大桌子正席的位置上边喝边吃,左手拿把蒲席扇子,不停地拍打在身上驱赶蚊虫。村里人都认为此人好相处。他又是个大朋友,天天晚上都约三朋四友来陪他一起吃喝。可老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敢多嘴多舌,背地里说他一天挣五十元要开销六十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他好出风头,抵挡不住别人的诱惑,充当过一段时间红卫兵造反派头目,今日斗你,明日斗他,后来又被别人揪上台批判示众,就因把一条标语写漏了一个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不”字给忘掉了,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胸前挂着黑牌子,被罚跪在夹沟河东侧,面向他家开的熏烧店,打那以后他洗革新面,重新做人,发誓再也不做受人蒙蔽的事。尽管此人出了点纰漏,但村里人还是同情他,他家祖辈是从外地迁移到我们村的,来夹沟河坐生意已经数十年了,当时夹沟河两侧做生意的人家,就是在他家的带领下,才发展起来的。

夹沟河现在已经消失了,成了一条浓荫蔽日的乡村道路。它的繁华、热闹,却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听着侃侃的这首《老家》,心里不知怎么了,突然有些感伤!老家的点点滴滴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小时候,在爷爷、奶奶的疼爱、呵护下,我度过了幸福而充实的童年,尽管那时没有巧克力,没有“果然多”,但是一小块麦芽糖就能让我与哥哥兴奋老半天。在我7岁的那年冬天,奶奶不幸离开了我们,但是奶奶留给我的记忆一直那么深——她高高的个子,喜欢盘一个发髻,她待人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她烧得一手好菜,所以,当时整个村子,谁家有事,都喜欢请奶奶掌勺,她是有求必应,因此,我每次都是闹着随她一起去,口福自然不浅!

在我11岁的那年春天,爷爷不幸也去世了!他在世时,喜欢读书,听人说,他曾做过私塾先生,难怪,在我的记忆中,他总喜欢每天泡一壶茶,搬张小凳子坐在家前屋后的树荫下,悠闲地去读他的圣贤书!儿时的我特调皮,但我犯了错,爷爷总是耐心地教育我,少见他训斥我。夏天,那时没电扇,爷爷总是摇着芭蕉扇,让我在凉爽的清风中踏实地睡上一个午觉,然后,醒了再精力十足地与小伙伴们玩耍……

时间飞逝,爸爸、妈妈都已年过六十,他们在一天天变老。妈妈在高邮帮我带女儿,看着她鬓角滋生的白发,愧疚的泪水悄悄溢满我眼眶……

给我许多帮助的哥哥,远在四川工作,逢年过节,我们只能电话问候,难得一聚。前天晚上,哥哥打电话给我,与我聊天,并且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过年,他们全家回老家过年!听着这句话,我的心头很是高兴,今年老家一定十分有年味、有人气!过年,我一定要在老家与老爸、老哥痛快得喝上一杯酒,哪怕是醉得一塌糊涂……

如今,我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听着《老家》,思绪万千,莫非我心已老?或是记忆中的童年,记忆中的老家有着太多的甜蜜、幸福,够我一生去回忆、品味!

黑色裤,脚套一双四方口青色布鞋,左肘上套上一只能装十几样杂货的小篮子,篮子里面装有大中小缝衣服被褥的针和线,还有针箍子,别

针、纽扣、牙刷、牙粉、刷锅帚子、夹发的夹子、烟斗、烟丝,再就是将整包香烟拆散了一支一支零卖。她左手拿着一只拨浪鼓,不停地她在村里走来串去,嘴里闲不住地吆喝着,“卖——小——百——货来……”据说她是临泽街上人,大家伙都叫她李大嫂,小本生意做得不丑,她是个周正人,不赚黑心钱。她卖出来的商品从不搭浆,货真价实,不过做生意有点死板,不还价,也难怪是小本经营,卖的是工夫钱。

每逢夜色降临,做买卖的人家早早地就点上了煤油灯,有的人家把马灯吊在高高的屋梁上,借着微弱的灯光,清点商品,盘点一天买卖的收入,而后关门、打烊、扎账,最后一家人才围着桌子逸逸当坐下来吃晚饭。

我们村过去有几户人家开熏烧店,生意做得最红火的要算一位姓王的人家,他家开的熏烧店、熟食店在村里小有名气,特别是熏烧出来的野鸭子,很有特色,味道鲜、颜色美、口感细腻,吃在嘴里油汪汪的,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这家主人是痨病鬼子开药店——边吃边卖,每天晚上打烊完,他从家里货架上取一瓶半斤装高邮产的粮食白酒,又从自家熏烧摊上切点猪头肉、熏烧鸭子、一串猪大肠,外加一份苋菜梗炖豆腐,一人坐在家里大桌子正席的位置上边喝边吃,左手拿把蒲席扇子,不停地拍打在身上驱赶蚊虫。村里人都认为此人好相处。他又是个大朋友,天天晚上都约三朋四友来陪他一起吃喝。可老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敢多嘴多舌,背地里说他一天挣五十元要开销六十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他好出风头,抵挡不住别人的诱惑,充当过一段时间红卫兵造反派头目,今日斗你,明日斗他,后来又被别人揪上台批判示众,就因把一条标语写漏了一个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不”字给忘掉了,被红卫兵打成现行反革命,胸前挂着黑牌子,被罚跪在夹沟河东侧,面向他家开的熏烧店,打那以后他洗革新面,重新做人,发誓再也不做受人蒙蔽的事。尽管此人出了点纰漏,但村里人还是同情他,他家祖辈是从外地迁移到我们村的,来夹沟河坐生意已经数十年了,当时夹沟河两侧做生意的人家,就是在他家的带领下,才发展起来的。

夹沟河现在已经消失了,成了一条浓荫蔽日的乡村道路。它的繁华、热闹,却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老家
□ 徐加浩

我为你歌唱,葡萄大王曹连标
□ 杨军
绿色、健康、心情好,
赢得千家万户人如潮。

我为你歌唱,我为你倾倒,
劳动模范曹连标,
科学发展的精英志冲云霄。
生态庄园农家乐,